

红楼梦

插图本

说不完的

李庆信 —— 著

>> SHUO BU WAN DE HONG LOU MENG

宝玉的“意淫”与爱欲

宝玉的美男崇拜与同性恋倾向

“晴为黛影”“袭为钗影”说新解

妙玉：心系“槛内”的“槛外人”

宝玉与晴雯的不对称恋情

尊贵的卑贱者鸳鸯

..... >>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

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说本元的红楼梦

李庆信◎著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说不完的红楼梦 / 李庆信著. — 银川: 宁夏人民出版社,
2009.3

ISBN 978-7-227-04077-4

I. 说… II. 李… III. 《红楼梦》研究 IV. I207.4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32615 号

说不完的红楼梦

李庆信 著

责任编辑 李颖霞

封面设计 陈燕

责任印制 来学军

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出版人 杨宏峰

地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(750001)

网址 www.nxcbn.com

网上书店 www.hh-book.com

电子邮箱 nxhhsz@yahoo.cn

邮购电话 0951-5044614

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宁夏精捷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720mm × 980mm 1/16

印张 16.25

字数 185 千

版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

印次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227-04077-4/I·1092

定价 30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自序

世界文学史上,称得上伟大的作品并不太多,而称得上伟大又耐得住解读评说,可以常读常新、常说常新的作品更是屈指可数——其中,早已为人们所熟知的,外国有个说不完的莎士比亚,中国则有部说不完的《红楼梦》。

对《红楼梦》解读评说的发端,与《红楼梦》的创作问世几乎是同时同步的。从《石头记》(《红楼梦》原名)手稿的第一个评阅者脂砚斋起,不同时代的不同读者都饶有兴趣地从不同方面、不同角度,用不同观点、不同方法解读评说《红楼梦》,从而形成一门学问即“红学”。一部“红学”史,也就是一部《红楼梦》的解读评说史。二百五十年来,“红学”从逐渐形成到发展演进,经历过迷失、曲折和风风雨雨,在当代已经成为一大显学,近年更是热潮迭起,方兴未艾,呈现出某种普泛化趋向:不仅“红学”重心越来越明显地从与《红楼梦》相关的文献研究(包括版本学、曹学、探佚学、脂学)回归《红楼梦》本体研究,同时对《红楼梦》文本的解读评说也不再只是少数专业或半专业红学家特有的话语权,正有越来越多的其他各界学人和青年学子(包括大学文科本科生、硕士生和博士生)广泛参与。这种普泛化趋向更加有力证明:《红楼梦》不只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艺术魅力,更耐得住一代又一代读者反复解读评说。《红楼梦》被解读评说了二百五十年,话题远未说完,有的也许才刚开了个头,有些甚至尚未触及;再说二百五十年,恐怕也不致落到无话可说,无题可做的地步。有关《红楼梦》文本的许多话题,尽管已被前人和时人无数次反复评说过,似已说尽道绝,但只要换一副眼光,换一个角度,换一种方法,往往又可见人所未见,道人所未道,拓出新境界,掘出新意蕴。真可谓“山重水复疑无路,柳暗花明又一村”。君不见,当今的“红学”,学术视野的开阔,学术思想的活跃,观点、方法的多元,以及研究成果的丰硕,都是此前任何时代的“红学”无法比拟的;如果再过一百年,“红学”将是怎样的状况和境界,则又是今人难以预测想象的。

自序

我很赞同著名作家宗璞的说法：“红楼梦是一部挖掘不尽的书，随着时代的变迁，读者的更换，会产生新的内容，新的活力。它本身是无价之宝，又起着聚宝盆的作用，把种种睿思，色色深情都聚在周围，发出耀目的光辉”^①。对《红楼梦》文本的解读评说，只要持之有据（文本依据），言之成理，能给人提供一个新的视角，一种新的阐释，一点新的启示，都是有意义有价值的——至少可以聊备一说，具有参照的意义和价值。但是，在“红学”领域，除考据性、实证性的文献研究以外，对《红楼梦》文本的任何一种有意义有价值的解读评说，虽有可能为“红学”宝库增添一点新的积累，却不大可能成为登峰造极、不可逾越的终极解读，或一锤定音、不容异议的权威评说。一部《红楼梦》其所以常读常新、常说常新，一部“红学”史其所以充满变数、充满活力，秘密正在于此。

我的这本小书，不过是个人阅读《红楼梦》的一些随笔，随意写来，意到笔止，不旁征博引，大加发挥；它也许难以登“红学”的大雅之堂，我却期待它能为更多的普通读者所接受。

全书共三十六篇文章，前四篇带点“红楼”综论性质，末六篇属“红楼”艺术谈，中间二十六篇都可算“红楼”人物谈。作为“红楼”随笔，选题应是有感而发，内容应有一得之见，勿须面面俱到，不必泛泛而谈，每篇文章宁可口子开小一点，角度别致一点，谈得集中一点；即使别人反复谈过的话题或人物，也要尽可能谈出点新见或新意，有点新的分析新的发挥，力避人云亦云，重复那些被说腻了的重皮子话和陈辞滥调。这当然只是个人的主观愿望，实际效果究竟如何，实在不敢自是，还望读者和同行多多指正。

李庆信

2008年2月1日于成都

^① 宗璞：《无尽意趣在“石头”：〈红楼梦启示录〉代序》，引自王蒙《红楼梦启示录》，北京：三联书店，1991年版，第5页。



目录

001 ► 自序

001 ► 意趣无限话石头

石头故事形似神话,却有别于真正的神话。石头意象寓意丰富,“深有趣味”,在全书举足轻重,关涉全局,具有多指向、多层面的意义和功能。

007 ► 石头与神瑛能捏合为一吗?

001

程高本硬将石头与神瑛捏合为一,实际是捏而未合,前后矛盾,破绽百出,不仅解构了石头、神瑛与贾宝玉的三位一体关系,还将从根本上动摇《红楼梦》的叙事结构框架,并直接影响到一般读者对作品的正确接受和正常解读。

014 ► 贾假甄真说红楼

贾假甄真的谐音寓意,不只暗示了《红楼梦》特殊的叙事策略和写作方法,更涉及小说所写主要环境,主要家族和主要人物的总体设计、具体构思。

019 ► 诗化小说《红楼梦》

曹雪芹用血泪哭成的长篇小说《红楼梦》不仅“文备众体”,插入了大量诗词曲赋,叙事内容风格上更具有内在的诗情和诗性,堪称中国第一部悲剧型长篇诗化小说。

028 ▶ 亦真亦假评宝玉

贾宝玉从人性价值取向看是有宝贵之处的真宝玉，而从人生价值取向看又是百无一用的假宝玉——两种价值判断，互相悖反，又互有关联，构成了一个深刻的悖论。

034 ▶ “是镜子里照的你影儿”——宝玉的对镜梦迷与“镜像自我”

曹雪芹不可能知道“自我意识”、“镜像自我”之类术语，但他凭着自己的天才感悟，在贾宝玉对镜梦迷、甄（真）贾（假）难辨情景的描写中，在整个贾宝玉形象塑造上，已实际触及并巧妙表现了人的自我意识和镜像自我。

041 ▶ 宝玉的“意淫”与爱欲

贾宝玉作为男性尽管发育基本正常，并无什么生理缺陷，却绝不是个充满阳刚之气的男子汉，而是个在性心理上“阴阳同体”，带有阴柔女儿气和浓厚脂粉气的“胭脂男”。

047 ▶ 宝玉的美男崇拜与同性恋倾向

贾宝玉对人的价值取向、性取向，唯美至上，唯情至上，不仅崇拜以至爱恋美女，也同时崇拜以至爱恋美男。两种取向虽有主次之分，久暂之别，却可以互不相犯，并行不悖。

052 ▶ 妻妾制度与宝黛爱情

基于妻妾制度以及由此形成的爱情观念、婚姻观念的制约和影响，无论就爱情的排他性，还是就爱情的专一性而言，宝黛爱情均深深烙上了特定时代的印记，有别于现代健全的爱情形态，表现出病态的一面。

061 ▶ 情到痴极能移性——黛玉性格侧面动态分析

“嫉妒心”、“小性儿”及说刻薄话等，并非黛玉固有其本性，而是主要出现在宝黛爱情从萌生到发展的一定阶段，并与“他者”的出现密

切相关。一旦宝黛爱情成熟,二人心心相印,黛玉由于爱情上充满自信,对宝钗的嫉妒便大大淡化并很快彻底消解,同时对所有的人也更宽容、更信任(甚至有时过于轻信)、更充满爱心。

069 ▶ 道是无情却有情——宝钗对宝玉感情心态探测

宝钗对宝玉看似无情,实则有情,只是这种“情”虽与“金玉姻缘”的婚姻意向密不可分,却始终未能深化、升华,基本停留在异性间相互愉悦倾慕的感性层面或浅表层面。“木石姻缘”与“金玉姻缘”之争,不是常见的爱情婚姻与无爱婚姻之争,而是理想爱情婚姻与世俗性爱婚姻之争。

077 ▶ 宝玉与晴雯的不对称恋情

宝晴恋情并不是双方大体对等相恋的恋情,也不是双方基本平等相恋的恋情,而只是多情公子与痴情丫鬟之间一段并未得到正常、充分发展的不对称恋情。

003

085 ▶ 王夫人为啥撵逐晴雯?

王夫人在择妾问题上取袭(袭人)而排晴(晴雯),并不择手段坚决撵逐晴雯,与其说是出自刻骨的阶级仇恨或自发的阶级本能,不如说她是出于个人和家世利益的考虑,并与她思想偏执、为人古板、心胸狭隘密切相关。

091 ▶ “老鸹窝里出凤凰”——探春的身世之憾与逆反心态

探春才识出众,但娘肚子带来的庶出地位,却成了她最大的心病,最怕被人触动,最想被人忘却。身世之憾的自卑情结,争强好胜的强烈自尊,奇妙地集于一身,从而形成她有别于常人常态的逆反心态。

099 ▶ 英豪阔大男儿风——湘云形象刍议

对湘云形象、性格作实事求是的文化解读,是理所当然的;但如果

出自对人物偏爱,解读中求之过深,说得太绝,把她作为“假小子”的一切特点,都往特定的文化人格,文人风度上挂靠,断言“史湘云纯是晋人风味”、“魏晋风度”,就言过其实,难免牵强附会。

106 ▶ 妙玉:心系“槛内”的“槛外人”

妙玉虽自称“槛外人”,心里却系恋着“槛内”的人和事。她身在栊翠庵,心系大观园。按年龄、出身、教养、志趣、爱好,妙玉本应属大观园女儿中的一员;她和大观园女儿们一样,不仅情窦初开,有爱的欲望,也需要友谊,需要理解,需要青春的欢乐……

113 ▶ “美质”不美——王熙凤性格中的“否定的美质”

王熙凤的聪明才智、诙谐风趣和某些人之常情、常态,如果说都算某种“美质”,那么这些“美质”不仅属于她性格的次要方面、浅表层面,而且与作为她性格核心基质的权势欲、金钱欲以及极端利己主义,有着难以截然分割的种种内在联系,因而只能是一种“否定的美质”。

121 ▶ 从性别视角看尤二姐之死——兼谈作为女人的王熙凤

尤二姐的一生并非白璧无瑕,然而,这个“心痴意软”、善良平庸的女人之死,毕竟是弱势性别中真正弱者的悲剧。王熙凤面对丈夫的婚外再娶也有不敢公开抗拒的弱势性别心态,其境遇自有被损害的可悲一面。她的可恨、可恶只在:为了想摆脱自己的可悲境遇,不惜以逼死一个更不幸的真正弱者为代价,从而铸成更大的悲剧。

127 ▶ 梦破情断殒红楼——市井二尤的“红楼”悲剧

尤氏姐妹带着市井气息和各自的梦想、追求,从阊门小巷来到贵族豪门,却先后在此梦破情断、玉殒香销——这是市井女儿的“红楼”悲剧,也可以说是有点另类的“红楼”女儿悲剧。

134 ► 梦里梦外析可卿

如果说梦里梦外两可卿名字相同，是作者借此巧合暗示宝玉性的觉醒、做此性梦，与梦前秦氏影响有点因果关系；那么，梦中可卿主要作为一种梦幻“视像”，一身而兼有钗黛之美（乳名“兼美”），作者更寓深意，梦者宝玉也自有其深层心理原因。

141 ► 尊贵的卑贱者鸳鸯

鸳鸯在贾府似乎地位特殊，受人尊重，实际这不过是奴以主贵的暂时表象或假象，从根本上说，她和其他“身为下贱”的奴婢没有任何区别，唯一可能的区别是：她也许比某些丫鬟人品更尊贵，而命运却比某些丫鬟更悲惨。

147 ► 亦奴亦友慧紫鹃

紫鹃之于黛玉，是忠心耿耿的贴身大丫鬟，感情上却像姐妹，像知己，更像诤友。如果黛玉不泪尽早逝，如果宝黛终成眷属，紫鹃成人之美的一番良苦用心和聪明智慧就不致白费，她也会永远跟随黛玉从而找到自己应有的人生归宿……

005

- 153 ► 非人境遇与“人”的觉醒——《红楼梦》对龄官、司棋的情爱书写
- 《红楼梦》对龄官的情爱书写，侧重在精神的、纯情的层面，表现她对自己非人境遇的感悟和对情人的一往情深；对司棋的情爱书写，则从“爱”与“欲”、“灵”与“肉”的结合上，写出她对情爱的执着追求以及为此而付出的惨重代价。

160 ► 袭人的二重人格角色

袭人的人格角色一身二任：她既是宝玉“克尽职任”的贴身大丫鬟，又超越一般奴婢的“职任”，扮演了宝玉守护人的角色。与袭人的二重人格角色相对应，她用以律己律人的道德（尤其是性道德）准则也带二重性。

168 ▶ 贾母“难得糊涂”背后的洞明练达

有些场合,贾母的糊涂并非真糊涂,而是用心良苦的假糊涂,无可奈何的装糊涂,是聪明人的“难得糊涂”。她在“难得糊涂”背后,对世事人情的洞明练达,几乎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。

174 ▶ 贾府盛衰见证人——刘姥姥与《红楼梦》

在《红楼梦》主体的宏大叙事中,刘姥姥这个“芥豆之微”的小人物作用可不小,也不少。作品几次把她带进荣国府,让她成为贾府盛极而衰直至彻底败落的见证人,对于读者体味、感悟这个大悲剧的悲剧意蕴是具有特殊意义的。

181 ▶ 刘姥姥性格辩证观

刘姥姥性格带一定复杂性和矛盾性:美的一面与丑的一面,可悲一面与可笑一面,既相互矛盾、对立,却又在不同比重上有机统一于一身,所以她的形象栩栩如生,活灵活现,给读者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。

187 ▶ 贾政厌恶宝玉的心理情结

从“抓周”起就对宝玉“大不喜悦”的贾政,内心深处长期隐伏着非理性的厌子、恨子情结,并曾一度激变为病态的仇子意念和狂悖的杀子动机……

194 ▶ 兴儿细说荣国府

兴儿细说荣国府一段话,既是个性化的人物语言,又兼备一定叙述话语功能,与前面“冷子兴演说荣国府”的话语各尽其妙,相映成趣。

199 ▶ 且说呆霸王薛蟠之“呆”

呆霸王薛蟠不仅呆得可怕、呆得可厌、呆得可笑,更有诸多呆得可爱之处。在他身上,好与坏,善与恶,美与丑,混然杂陈并有机统一于他作为呆霸王的本色秉性。

205 ▶ “真正美人方有一陋处”——《红楼梦》美女形象的“缺陷美”

《红楼梦》打破“美则无一不美”的美女描写传统，写美女真正贴近了生活：她们像生活中美女那样多彩多姿，各见其美，也都不是十全十美，完美无缺，总多少带有美中不足的缺陷或“陋处”——这缺陷或“陋处”，从整体效果上并没有影响美女形象之美，却使美女形象更逼近生活真实，并往往形成别具特点、别有韵味的所谓“缺陷美”。

212 ▶ “晴为黛影”“袭为钗影”说新解

说“晴为黛影”、“袭为钗影”，不仅因为她们互相之间存在诸多方面深刻的“同而不同之处”，更在于作者巧妙利用了两组人物间的类型相同相近，互相映衬纠缠，向读者作出某些不便直言的暗示，或揭示人物某些微妙的心态。

219 ▶ 按头制帽 恰有其人——宝黛钗诗词个性风格比较

《红楼梦》中写得有个性的人物诗词，当然远不止宝黛钗三主角之作，但这三主角的作品无疑写得最有独特个性和风格，互相区别得最为鲜明。读宝黛钗的作品，有时我们几乎忘记了其共同的真正作者是谁。

007

228 ▶ 一声两歌 一手二牍——《红楼梦》叙事中的双关话语

《红楼梦》叙事中的双关话语，显义层面是现在时的叙事话语、人物话语，隐义层面却暗示故事或人物未来的结局，“通过一套符码传达两个信息”——两个截然不同而又互不相犯的信息。

235 ▶ 《红楼梦》的人物视点叙述

在《红楼梦》里，人物视点叙述不只是偶尔闪现的一枝半节、吉光片羽，而是频繁出现，形态多样，有的更形成一定叙事规模或一套方法体系——这即使在中外近现代第三人称叙述的长篇小说中，也并不多见。



243 ► 虚幻与虚假——《红楼梦》艺术描写断想

文学作品容得下虚幻,容不得虚假。《红楼梦》艺术描写个别虚假失真之处,不是出在无中生有、假中寓真的虚幻描写上,而恰恰出在认假为真、真中见假的个别现实情节描写失误上。

249 ► 后 记

意趣无限话石头

洋洋百万余言、写尽人情世事、悟透如梦人生的一部大书《红楼梦》，却发端于虚幻的奇思妙想，缘起于一块来历荒唐的石头——故原名《石头记》。

小说第一回“作者自云”一段回前总评之后，正文开宗明义头一句便是：“列位看官，你道此书从何而来？说起根由虽近荒唐，细按则深有趣味。”^①以下便叙述了石头来历即《石头记》“根由”的石头故事：

女娲补天时，一块弃置未用的石头，“自经锻炼之后，灵性已通”，“遂自怨自叹，日夜悲号惭愧”，于是，“静极思动”，悲极求乐，借一僧一道之助，幻缩为玉，被携至警幻处“挂号”后，由神瑛侍者“夹带”投胎下凡“历幻”——是为贾宝玉口衔而生的“通灵宝玉”。石头“历幻”期满，由“幻相”（即通灵宝玉）“复还本质”，仍为“大荒山”“青埂峰”下一块“大石”，所不同者是石上现字，“字迹分明，编述历历”，记述了石头“幻形人世”、“亲自经历的一段陈迹故事”——即为《石头记》内容的原始记录。

这个石头故事的核心原型显然取材于古老的女娲补天神话，而石头的“通灵”历幻轨迹则取法于民间灵石神话的变形法则；它形似神话，却有别于真正的神话，实际上是作者基于理性思维和创作需要，刻意模拟神话思维方式，借用某些神话传说的原型素材和方法加以创造性、戏谑性重构而产生的一种神

001

^① 本书所引《红楼梦》原文，凡未特别说明版本出处者，均引自红楼梦研究所校注本《红楼梦》，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2年版，1987年第十次印刷（以下不再注明）。



话亚型,即亚神话或拟神话。作为这个亚神话或拟神话的创造者,曹雪芹明知其假,其旨趣恰在“假象见义”:他把石头弃置之地戏名为“大荒山无稽崖”,显然是寓“荒唐无稽”之意;这个“荒唐无稽”的石头故事,不仅饱含了作者的“一把辛酸泪”,“细按”起来,更“深有趣味”,耐人品读。

以石头故事作为《红楼梦》全书开头,让石头这个半石半神、半人(有人格、通人性,能吐人言、记人事,却无人形、无人貌)半物(其幻相“通灵宝玉”成为贾宝玉的“命根子”和佩带物)的“通灵”怪石贯穿全书,循环往复于天上地下、神人两界,这种融极度虚幻与高度写实为一体的大手笔,需要作者有足够的艺术勇气和生活底气,也表明曹雪芹作为一个生活中“翻过筋斗的人”,对世事人生感愤之深、感悟之彻,同时,更显示了他具有悲天悯人的博大胸襟和俯瞰尘寰的高阔视界,具有拥抱生活的诗人情怀和沉思人生的哲人睿智。

石头意象寓意丰富,“深有趣味”,在全书举足轻重,关涉全局,具有多指向、多层面的意义和功能,非书中其他任何神话意象、虚幻人物可比。

首要的是隐指全书题旨,具有对应作品哲理层面的象征寓意。借“通灵”之说,寓梦幻之感,乃是半世“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”的曹雪芹创作《红楼梦》的“立意本旨”。作者的“立意本旨”虽不等于作品的思想主题,但两者绝非毫不相干。对于《红楼梦》这样一部博大精深的小说而言,其主题绝不是单层面、单义性的,而是多层面、多义性的:如社会学层面揭露、批判封建社会封建家族的主题,个人命运层面的人生道路走向、爱情婚姻悲剧主题,等等。这些层面主题,过去论述多多,唯独哲理层面或生命层面的主题,论者较少涉及,过去甚至被当成作品的消极面加以批判——恰恰这一层面的主题与作者的“立意本旨”息息相通。第一回石头故事末尾,空空道人“检阅”“抄录”《石头记》原始记录后而生的“色(情)空”感悟,即是从石头“历幻”故事中抽象概括出来的哲理:石头因“落堕情根,故无补天之用”(甲戌本《石头记》第一回眉批),才“动了凡心”,“幻形入世”,在“富贵场中”“温柔乡里”历尽欲海情波,悲欢离合(“因空见色,由色生情”);最后,“乐极生悲,人非物换”,“究竟是到头一梦,万境归空”(“传情入色,自色悟空”)。这一“色(情)空”感悟,虽出自佛家虚无的“色空”说,但其“色”“空”内涵既有别于佛学“色”“空”概念(前者



主要是一种基于人生失落、感情失落的哲理感悟,后者分别属于佛学宇宙要素论和宇宙本体论范畴),作为“色”“空”转换中介或契机的一个“情”字,也并非佛学“泛指有情众生”之“情”(泛指一切生物的情识或感知),而是专指人的情感或情爱。可见,《红楼梦》的“色(情)空”说虽源于却不等于佛家的“色空”说,它不仅是作者从自己半世经历的人生失落和感情失落中悟出的哲理,其核心更在一个“情”字,贯穿着一种“情本”哲学(连“自色悟空”的空空道人亦未能“四大皆空”,斩断情根,故“易名为情僧,改《石头记》为《情僧录》”);同时,它又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个人的不幸和痛苦,显示了作者对人的生命过程、生存状态的终极关怀和深深困惑。

其次是隐指作品主角,具有对应人物形象层面的象征寓意。石头作为一个物象,即下凡“历幻”的幻相“通灵宝玉”,不仅从贾宝玉降生时的口衔之物变成贾宝玉一生的佩带之物,而且是贾宝玉“莫失莫忘”、性命攸关的“命根子”;而石头作为一种意象,即大荒山青埂(谐音“情根”)峰下“无材补天,幻形入世”的顽石,又对应着人世间荣国府那位情痴情种、“富贵闲人”贾宝玉,是贾宝玉痴情不改、百无一用的痴顽性格、人生道路的一种隐喻性象征。真顽石者,贾(假)宝玉也。一真一假,一石一玉,天上人间遥遥对应,相映成趣,其间融入了人物的自嘲自讽,又含有反讽性的愤世和讽世。

再次是隐指小说作者,具有对应原创心理层面的象征寓意。把《红楼梦》等同于曹雪芹的“自叙传”,固然失之偏颇,但书中带有浓重的“作者自叙”色彩,则是毋庸置疑的。石头故事中的石头虽不等于作者,但通过小说文本,透视原创心理,作者又确有以石自况的一面。鲁迅说:“曹雪芹实生于荣华,终于零落,半生经历,绝似‘石头’。”^①甲戌本《石头记》第一回“无材补天,幻形入世”一句之侧,有批语云:“八字便是作者一生惭恨”;在偈语“枉入红尘若许年”句之侧,也有“惭愧之言,呜咽如闻”的八字批语。正因为作者“惭恨”于自己“半生潦倒”、“一技无成”,他才情不自禁地以石自况,借石抒愤。再则,曹雪芹不仅“半生经历,绝似‘石头’”,其性格为人也绝似石头,并常借石头入诗

^① 鲁迅:《中国小说史略》,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58年版,第194页。

入画以明志。雪芹好友敦敏《题芹圃画石》一诗云：“傲骨如君世已奇，嶙峋更见此支离。醉余奋扫如椽笔，写出胸中磈礪时。”^①这是说曹雪芹傲骨嶙峋，愤世嫉俗，性格为人绝似石头，又寄情丹青，借画石明志，“写出胸中磈礪”。据此，无论从曹氏身世经历、性格志趣，还是从友人的“画石”题诗，都足以说明《红楼梦》石头故事中的石头，确有作者夫子自道之意，是他以石自况，以石自嘲，借石明志，借石抒愤。那块“无材补天”、“枉入红尘”的顽石，作为一种“具象化的心象”^②或意象，正是作者一生感情郁结的外化，内心苦闷的象征。

除了多指向、多层面的象征寓意功能外，石头的另一主要功能就是叙事功能。在石头故事中就说明《石头记》原始记录见于石上，是空空道人亲见“大石”上所记石头“无材补天，幻形入世”后“亲自经历的一段陈迹故事”。这“一段陈迹故事”时态上是过去时，内容则近于见闻录或回忆录；石头虽未介入这段故事，置身故事之外，却是故事的经历者、目击者，又是故事的记录者、叙述者。作为《石头记》本文——即《红楼梦》主体故事的叙述者，石头叙事似乎是一种神秘的特异功能，其实，撇开它那虚幻性、假定性的特异神秘身份，仅从叙事学的角度，把它看做一个只闻其“声”（叙述声音）、未露其“形”的故事外叙述者，那么，它和一般故事外的隐含叙述者或隐含作者并无太大区别，因而，其叙事功能就没有什么特异、神秘可言。这方面的问题，此不赘，容后谈。

这里，我们还要特别提到的是：在《红楼梦》中，石头不仅具有代作者叙事的叙事功能，还有代作者立言的代言功能。试看石头故事中石头与空空道人的一段对话：

空空道人遂向石头说道：“石兄，你这一段故事，据你自己说有些趣味，故编写在此，意欲问世传奇。据我看来，第一件，无朝代年纪可考；第二件，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，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女子，或情或痴，或小才微善，亦无班姑、蔡女之德能。我纵抄去，恐世人不爱看呢。”石头笑答道：“我师何太痴耶！若云无朝代可考，

① 《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·红楼梦卷》第一册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63年版，第6页。

② [日]厨川白村：《苦闷的象征》，鲁迅译本，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8年版，第38页。